



中国野史

西汉野史

(三)

[民国]黄土衡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六十回 摇摇 景帝遣使兴大狱
梁王悔过出罪人 员
- 第六十一回 摇摇 梁孝王伏阙请罪
周亚夫失宠免官 远
- 第六十二回 摇摇 周亚夫下狱饿死
梁孝王失意病终 员
- 第六十三回 摇摇 景帝论相抑窦婴
太后崇老怒辕固 员
- 第六十四回 摇摇 文翁化蜀立官学
景帝崩御葬阳陵 园
- 第六十五回 摇摇 武帝即位封外家
仲舒对策尊儒术 缘
- 第六十六回 摇摇 窦太后深怒儒生
万石君独严家教 猿
- 第六十七回 摇摇 严助奉诏定远方
闽越杀王奉汉令 猿
- 第六十八回 摇摇 东方生诣阙上书
金马门佯狂避世 猿
- 第六十九回 摇摇 东方割肉遗细君
相如弹琴挑卓女 源
- 第七十回 摇摇 效鸾凰文君私奔
脱鹑 藉如赏酒 源

- 第七十一回 摇 卓文君当垆沽酒 缘源
汉武帝微服出游
- 第七十二回 摇 柏谷亭夜行遇险 缘怨
终南山昼猎生灾
- 第七十三回 摇 罗珍异大修上苑 远袁
苦饥寒争逐金丸
- 第七十四回 摇 著战功李广知名 远愿
挑边衅聂壹献计
- 第七十五回 摇 觉阴谋单于脱逃 苑袁
坐逗橈王恢自杀
- 第七十六回 摇 感荣枯田窦争胜 苑愿
构嫌隙蚡夫讲和
- 第七十七回 摇 莽灌夫使酒骂座 愿袁
侠窦婴救友忘身
- 第七十八回 摇 田蚡设计激太后 愿苑
武帝被迫罪灌夫
- 第七十九回 摇 田蚡抱病遭冤鬼 愿怨
相如奉使通西夷
- 第八十回 摇 惑女巫陈后被废 怨苑
私窦主董偃见亲
- 第八十一回 摇 长门词赋难邀宠 袁园
平阳歌舞独承恩
- 第八十二回 摇 卫青胜敌取侯封 袁远
李广复仇诛醉尉
- 第八十三回 摇 飞将军射石没羽 袁员
主父偃上书得官

- 第八十四回 摇 悔愆尤恶人改行 员远
逞睚眦侠客寻仇
- 第八十五回 摇 坐大逆郭解伏诛 员员
谋联姻徐甲奉使
- 第八十六回 摇 主父偃殉利亡身 员远
公孙弘曲学阿世
- 第八十七回 摇 怀印绶买臣得官 员员
载后车故妻自缢
- 第八十八回 摇 平津开阁延贤人 员远
张汤具狱磔盗鼠
- 第八十九回 摇 拜廷尉张汤得宠 员员
决疑狱倪宽显名



第六十回 摇摇景帝遣使兴大狱 梁王悔过出罪人

摇摇话说景帝遣派使者前往梁国查办行刺之案，使者临行，景帝嘱咐务将羊胜、公孙诡二人拿获澈究，奏明严办，使者奉命而去。却说梁王当日接到探报，说是袁盎等十余人，一律被刺身死，行刺之人，亦皆脱逃。梁王心中暗喜，密召羊胜、公孙诡到来，告知此事，奖其办理迅速，并将许多珍物赏赐二人。二人受赏，各自欢喜退出。梁王高兴异常，料得朝廷对此案件，虽然不免疑心到我，但是并无一毫证据，谅也无从查办，此举既可出我一口恶气，又可使一班朝臣，心怀恐惧，将袁盎等作个榜样，以后不敢与我作对，我便可稳坐龙廷了。

谁知不过数日，梁王又得探报，说是案情败露，天子遣使查拿羊胜、公孙诡二人，使者不日将到。梁王闻信，惊得手足失措，急召羊胜、公孙诡责备道：“吾曾切嘱做事须要秘密，何以留下破绽，致被查出，今闹出祸来，如何是好？”梁王说罢，连连顿足，叹气不绝。二人见了探报，知是指名拿他，呆了半晌，又被梁王埋怨，惊惧愧悔，一时交集。想起自己性命要紧，欲待逃走，外面拿捕甚急，无地容身，说不得惟有哀求梁王保护，于是二人一同跪在地上，对着梁王叩头，要他设法搭救。梁王心想此二人若被汉使拿去，供出实情，连我都要办罪，为今之计，惟有将他藏在宫中，使汉使无从捕拿，料他不敢到我宫中搜寻，梁王想定主意，遂将二人安置宫中密室，嘱咐近侍人等，毋得漏泄。

及汉使到梁，传景帝之命，要此二人，梁王假作不知去



向，使者无法，只得奏闻景帝。景帝见二人是梁王宠臣，如今忽然不见，难保非梁王将他藏匿，或纵使逃走，由此看来，梁王对于此案，显有嫌疑，因此心中愈怒。又接二连三续派使者多人到梁，督同梁相轩丘豹，就全国中大行搜索，只除王宫未曾入内。只因此事，弄得人民家家户户，鸡犬不宁，使者及当地官吏，忙乱了月余日，二人却安坐宫中，何处寻其踪影。

当日景帝本意深恨梁王，定要将此案彻底穷究，谁知却被窦太后闻知，料得此事梁王必定预谋，眼见景帝雷厉风行，又不便将言阻止。心想案情若讯得明白，照着法律办理，梁王性命难保，自己垂暮之年，岂忍令爱子陷入死地？纵使现有我在，结局可免一死，也须受苦遭辱，虽然是他自取，但自心终觉难过。窦太后因此日夜忧虑，三餐饮食懒进，终日长吁短叹，眼中不时流泪。景帝见母亲如此，知是为着梁王之事，自己也觉愁闷，欲待含糊了事，实在气他不过，若是认真办理，又恐累太后愁急致病，究不知此事应如何办理，便召集亲信大臣，与之商议。有人献策，请选择通知经术明白大体之人，前往办理此案，方免错误。景帝依言，遂选出田叔、吕季主二人，命其前往。

说起田叔，前为赵王张敖郎中，因贯高事发，张敖被逮，田叔与孟舒等十余人，自己髡钳为奴，随张敖赴京，后张敖得释，荐于高祖，高祖召见，拜孟舒为云中郡守，田叔为汉中郡守。田叔在郡十余年，因事免官家居，至是景帝特命与吕季主二人为使，办理梁事。二人奉命到梁，梁王已听韩安国之言，勒令羊胜、公孙诡自杀。

韩安国此时官为梁国内史，先是安国自为梁使，受知太



后，得了许多赏赐，归国之后，忽因事犯罪，下在狱中，却遇狱吏田甲，将他当作平常犯人，百般凌辱，安国受辱不过，一日对田甲道：“俗语有言‘死灰尚能复燃’，汝何便将我轻量？”田甲冷笑道：“死灰若能复燃，我当浇之以尿。”安国闻言，虽然不免动怒，但此时无可奈何，只得忍住。不过几时，梁国内史缺出，梁王宠爱公孙诡，意欲请朝廷命为内史。窦太后却记起韩安国，便对景帝说知，遣使持诏到梁，拜安国为内史。安国一旦由犯人出为二千石，田甲得信大惊，惟恐安国报怨，连忙逃走。安国遣人传谕田甲家属道：“田甲不出就职，我便诛灭汝族。”田甲闻知，只得出来，向着安国肉袒谢罪。安国一见田甲笑道：“汝今可以用尿矣。”田甲俯伏，连连叩头，口称万死，安国又笑道：“汝辈岂足计较？”遂命起去，后仍照常看待，人皆服韩安国度量之大。

及刺客案起，朝廷先后遣来使者，将及十人，坐在国中，勒令官吏擒拿羊胜、公孙诡，日夕催迫，已经通国搜尽，惟未曾搜到王宫，外间不免有人拟议，说是二人现在避匿宫中。韩安国闻得此言，暗想汉使迫到无法，必然来搜王宫，届时若被搜获，梁王何以为地，于是想得一法，入宫来见梁王。

韩安国一见梁王，便涕泣说道：“臣闻主辱臣死，今大王左右并无良臣，以致国中纷乱至此。羊胜、公孙诡久拿不获，臣请辞官就死。”梁王见说安慰道：“何至如是？”安国泪流满面，说道：“大王自念对于皇帝，比起皇帝对于临江王，何人为亲？”梁王道：“吾自不及临江王之亲”。安国道：“皇帝与临江王，至亲父子，临江王本是太子，不过因



其母一言之失，废为临江王，后竟坐侵占庙地，自杀于中尉府，此是何故？盖因治天下者，终不能以私害公也。今大王列在诸侯，听信邪臣之说，犯禁违法，天子因体太后之意，不忍加罪，太后日夜涕泣，希望大王改过，大王偏不悔悟。假如太后宫车晏驾，大王更有何人可以倚赖？”梁王听安国语语刺入心坎，不待说完，眼中已流下数行泪来，因与安国商议，迫令羊胜、公孙诡自杀，恰好田叔、吕季主到来，梁王送将二人尸首交出。

梁王到此，也就深悔误听二人之言，犯下大罪，惟恐景帝发怒，自己不免，急命韩安国赴京，面见长公主，托其代向太后谢罪，并恳太后极力保全。安国奉命而去，梁王又念邹阳前曾谏阻，当时不用其言，反听羊胜、公孙诡谗譖，几乎将他杀死，如今方悟他是忠臣，自赏对他不住，遂遣人召之入宫。邹阳应召而入，梁王见了邹阳，深自谢过，命左右取出千金，交与邹阳，托其寻求方法，解救此难，邹阳应允，袖了千金，回到家中。想起自己平日相识之人，惟有齐人王先生，年已八十余岁，素多奇计，不如前往求之。于是克日起程，直赴齐国。

邹阳到了齐国，寻见王先生，告知此事，求为设法。王先生听了摇头道：“此事甚难措手，大凡人君怀着私怨，必欲施诛，其势不易挽回，纵使太后之尊、骨肉之亲，犹难阻止，何况臣下？”邹阳闻说，不觉失望，只得起身告辞。王先生问道：“足下此去，将往何处？”邹阳答道：“吾闻邻鲁之人，笃守经学，齐楚之人，口辩多智，韩魏之人，间多奇节，吾将遍历各地，勤加访问。”王先生道：“足下此行，归途仍请过我一谈，然后西上。”邹阳许诺，遂辞别王先



生，到处寻求谋士，问以计策。谁知奔走月余日，竟无一人能替设法。邹阳垂头丧气，回到齐国，又来寻见王先生，告知所谋不就，并说道：“吾今即将西行，不知先生有何妙计，能否见教？”王先生被问方始说道：“吾前日本有愚计，因恐掩了别人长处，而且自觉浅陋，所以不敢说出。今足下既别无奇策，聊以奉告。足下此行，务须往见一人，除却此人，更无人可以为力。”邹阳急问：“何人？”王先生不慌不忙，说出其人名字。欲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一回 梁孝王伏阙请罪 周亚夫失宠免官

摇摇话说王先生对邹阳道：“汝此去可往见王长君。王长者，即王皇后之兄王信是也。”邹阳听说，心中顿悟，欣然领诺，遂谢了王先生，即日起程。只因奔走各地，费了许多时日，惟恐误却梁王之事，决计不回梁国，一直取道前往长安。邹阳昼夜趲行，既到长安即托人介绍入见王长君，王长君便将邹阳留在门下。

邹阳在王长君门下，住了数日。一日，乘着王长君无事之际，近前说道：“臣并非为着长君无人使用，故来随侍，生性愚戆，窃不自量，有一要事特来奉告，未知长君愿闻之否？”长君答道：“先生若肯赐教，不胜幸甚。”邹阳因请屏退左右，近前说道：“窃闻长君女弟，得宠后宫，天下无两，惟是长君平日行事，多不循理，今袁盎之案，若穷究到底，梁王不免伏诛，如此则太后哀痛少子，积怒在心，无所发泄，对于主上贵臣，必然切齿，臣恐长君，危如累卵。”长君闻言，心中惊慌，急问道：“似此为之奈何？”邹阳道：“长君若能力替梁王切实向主上陈说，对梁事，不加穷究，便可结好太后，太后感德长君，永久不忘，长君女弟又得两宫之宠，不但长享富贵，且有存亡继绝之功，德布天下，名传后世，在此一举，不可错过。惟愿长君熟思而行。”长君听了，立即许诺。遂乘间对景帝力言，景帝本来甚怒梁王，因见太后忧泣不食，心肠不免稍软，又得王长君极力解劝，怒气消去一半。此时韩安国亦已托长公主代达窦太后，太后自然更加关切，但景帝因此案既经遣使查办，须侯田叔、吕



季主二人回京，看他如何复命，方能定夺。

田叔、吕季主一到梁国，不久梁王便将羊胜、公孙诡二人尸首交出，在梁王之意，要他二人自杀灭口，免得攀到自己身上。然事不瞒真，羊胜、公孙诡虽然死了，尚有行刺凶手，与同案中关系之人，竟被田叔、吕季主捉到数个，将案情彻底讯究，就中梁王如何起意，羊胜、公孙诡如何主谋，如何遣派刺客行事，证供确凿，无可讳饰。田叔、吕季主见案已查办明白，便带了案卷，起程回京。此时梁王性命，操在二人之手，若竟据实复奏，纵使太后出力救护，景帝有意宽恕，无奈国法如此，万不能因私害公，梁王即免一死，也须吃个大亏。却亏田叔早已定下主意，一路行至霸昌廐，吩咐从吏，取出案卷，用火焚烧，不消片刻，化为灰烬。二人空手回到长安，来见景帝复命。

景帝一见二人，急问道：“案情办得如何？梁王是否预谋？”田叔答道：“梁王实有此事，按律应该死罪。”景帝问道：“如今案卷何在？”田叔从容对道：“愿主上勿问此事。”景帝问道：“何故？”田叔道：“此案认真办理，梁王若不伏诛，则是国法不行，但梁王如果伏法，连累太后，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此乃陛下之忧。”将自己办理此案意见，述了一遍，景帝大悦，急命二人入见太后，说道：“此案梁王并不知情，乃是幸臣羊胜、公孙诡等所为，今已将他诛死，案情了结，梁王安然无事。”太后正在忧愁成病，卧床不起，左右传达二人言语，太后闻之，又惊又喜，立时起坐，只因连日气苦，饮食少进，此时心花大放，方觉腹中饥饿，左右进上御膳，太后饱餐一顿，身体立即平复，毫无病状。景帝见了，心中大喜，十分看重田叔，拜为鲁相。



梁王自从遭此大狱，侥幸免罪，也就收心敛迹，不敢别有希望。过了一时，探得景帝怒气渐息，遂上书自请入朝，景帝许之。梁王起程来京，于路寻思，此次入见皇帝太后，记起前事，定加责备，须要设法解免，但不知如何方好，便与随来近臣商议。旁有大夫茅兰附着梁王之耳，低说如此如此，梁王点头称善。一路行经多日，早望见函谷关，梁王吩咐将车马停在关前，自己换了行装，依计行事。

景帝闻说梁王将到，照例遣使至关迎接，使者奉命到了函谷关，问知梁王车骑，驻扎关外，遂急出关来迎。谁知两下相遇，使者问起梁王，梁国从官诧异道：“王命我等在此等候，自己先行入关，何以未曾遇见？”使者闻言大惊，回到关门，遍问守关吏人，皆云不见。于是彼此遣人四出寻觅，扰攘一日，竟不知梁王去向，使者无法，只得回报景帝。景帝也觉可疑，料得此事，不能隐瞒，便来告知太后。太后正在一心盼望梁王到来，忽闻此言，吃了一吓，仔细一想，梁王好好来朝，尚有许多人马相从，何至彼此相失，此定是皇帝怀恨，将他害死，却用假言前来骗我。想到此处，一阵心酸，不觉涕泣说道：“皇帝杀了吾子。”景帝极口分辩，太后何曾肯信，景帝见此情形，心中忧惧，只得又遣多人，分头查访，正在纷扰之际，忽报梁王已到关下。

原来梁王听从茅兰之计，就关外换坐一辆布车，随带两骑，悄悄离了众人，一直入关，关吏何曾知是梁王。梁王一到长安，径来投奔长公主，便藏在长公主园中，后闻景帝太后寻他不着，十分发急，自料此时出见，可保无事，于是身伏斧钺，来到阙下谢罪。内侍传报入内，景帝太后闻信，尽皆大喜，如得异宝，立命召入，相见之下，彼此抱持悲泣，



母子兄弟，遂皆和好如初。景帝下令将梁国从官悉数召入关中。梁王用此巧计，虽得免责，然景帝毕竟怀恨在心，碍着太后不便发作，外面看待也就冷淡许多，不比从前同车共辇，那种亲热。梁王心畏景帝，不敢在京久住，便即告辞回国。

过了一年，是为景帝中三年，丞相周亚夫因事免官。先是栗太子被废，亚夫在帝前力争，言辞切直，大拂景帝之意，由此恩遇遂衰。又值梁王刘武入朝，记着旧怨，便常向太后诉说亚夫短处，太后将言告知景帝，景帝闻得，愈加不悦。及至梁王刺杀袁盎，兴了大狱，王皇后之兄王信，依邹阳之计，在景帝前力替梁王解说，后来梁王竟得保全，太后心感王信，一日忽对景帝说道：“皇后之兄王信，应即封之为侯。”景帝听了，正合其意，但口中却谦辞道：“当日南皮与章武，先帝在时，并未行封，至臣即位，方得受爵，依理而言，王信未得封侯。”太后道：“人生行事，各因其时，何必拘守成法？吾每念及吾兄窦长君，生存之日，竟无爵位，到得死后，其子彭祖，反得坐享侯封，吾甚以为恨事，帝可速封王信。”景帝见说，因答道：“应请与丞相计议行事。”

景帝既奉太后之命，心中高兴，便出坐朝，召到丞相周亚夫，告以此事，问其意见如何，亚夫奏道：“先前高皇帝立下誓约，说是非刘氏不得封王，非有功不得封侯，若有背约，天下共击之。今王信虽是皇后之兄，并未立功，若封为侯，未免有背誓约。”景帝被亚夫说得扫兴，默然无语，只得回明太后，将此事作罢。但心中以为亚夫借着高皇帝来压制他，暗自蓄怒，至是适值匈奴王徐庐等六人降汉，景帝意



欲各封为侯，以劝后来投降之人，周亚夫谏道：“此辈背叛其主，来降陛下，陛下封之为侯，将何以责人臣之不能守节者？”景帝见亚夫事事与之反对，心中久积不平，此时再忍不住，遂拂然变色道：“丞相所议不可用。”竟尽封徐庐等为列侯。亚夫见景帝发怒，不听其言，因此告病辞职，景帝也不挽留，即下诏以桃侯刘舍代为丞相。刘舍乃刘襄之子，刘襄本姓项氏，系项羽族人，随高祖征战有功，与项伯同日受封，赐姓刘氏。刘襄死后，刘舍承袭侯爵，颇得景帝宠幸，至是遂代周亚夫为相。欲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二回 周亚夫下狱饿死 梁孝王失意病终

摇摇话说周亚夫自罢相之后，不免失意，但仍在长安居住，以列侯岁时入宫朝见，景帝念亚夫立有大功，虽然因事触忤，但已将他免相，既往不咎，故仍照常礼待，不时召入谈话。

一日，景帝无事，坐在宫中，恰值太子彻来见。原来汉制太子每五日朝见一次，即坐东厢，省视御膳。景帝一见太子，忽然触起心事，因念太子年纪尚幼，自己若有不测，须先选择大臣，辅佐幼主，遂记起周亚夫，是先帝临崩嘱咐之人，其人材干，自是可用，但嫌他性气过于倔强，如今家居无聊，谅已自知改变，不如趁太子在此，将他召来，当面试他一试，看是如何。景帝想定，即遣人往召亚夫，一面嘱咐数语，左右奉命去预备，不消片刻，亚夫应召到来，见了景帝。景帝即命赐食，左右进上肴馔，却是一块大肉，虽已蒸得烂熟，未曾切碎。亚夫向席上一看，自己面前，并未置箸，心想此肉如何吃法，终不成将他一口吞下。亚夫一向郁郁不平，今见此种情形，知是景帝有意作弄，不觉面现怒色，回顾尚席命其取箸，景帝留心观察亚夫，觉得他神情有异，心想此人全无耐性，稍不如意，也值得如此动气，乃觑着亚夫笑道：“莫非君意有所不满？”亚夫见说，只得免冠谢罪。景帝命之立起，亚夫赌气，竟自一径趋出。

此时太子彻在旁，两眼注视亚夫，未曾稍歇，及亚夫走出，景帝便问太子道：“汝何故频频看他？”太子对道：“此人面目可畏，必能作贼。”景帝听说，不觉好笑，因目送亚



夫出外，口中说道：“因此小事，便自快快，不可为少主之臣。”从此景帝遂有欲除亚夫之意。

过了一时，亚夫之子，因见亚夫年老，便替他预先备办后事，却私向尚方官吏，买得葬时所用甲盾五百具。尚方器物，本禁民间购买使用，其子以为此是葬器，无关紧要，竟自出主意，将他买来，亚夫都不得知，偏被亚夫家中所雇工人看见，若使彼此不结冤仇，也就无人管此闲事，谁知亚夫之子，倚着侯门势力，自己举动有错，并不留心检点，反要虐待工人，昼夜命其作工，不许休息，至各人应得工钱，又故意种种留难，不肯发给，弄得一班佣工，人人心中怀恨，欲图报复，便将此事作为把柄，上书告发，说他私买犯禁之物，案情连到亚夫身上。景帝闻知，便将亚夫发交有司讯问。

有司奉命，传到亚夫，问起此事，亚夫自想与我并无关系，因此不肯对答，有司无法，只得据实奏闻景帝。景帝见亚夫始终倔强，心中大怒，便骂道：“吾亦不用他对答。”遂命将此案，直送廷尉。廷尉知得景帝甚怒亚夫，于是迎合意旨，再问亚夫道：“君侯何故欲反？”亚夫答道：“臣所买者，用是葬器，何谓之反？”廷尉道：“君侯纵不欲反地上，便是欲反地下耳？”遂不由分说，将亚夫下入狱中，日夜迫胁供招甚急。亚夫平日生性何等高傲，如今遭此无妄之灾，岂甘受人凌辱？自入狱中，安排一死，不肯进食，一连饿了五日，怒气上冲，顿然呕血而死。景帝闻亚夫已死，即下诏封王信为盖侯。

先是文帝时，亚夫官为河内郡守，许负曾看其相，向之说道：“君此后三岁封侯，封侯八岁，身为将相，手握国



权，贵重一时，人臣无两。但是再过九年，便当饿死？”亚夫听了笑道：“吾兄已代吾父为侯，将来兄死，其子当袭爵位，安得轮到我身？即如汝言，我既封侯贵极人臣，又何必至于饿死？请问饿死有何证据？汝可指示与我”。许负见说，乃用手指其口道：“直纹入口，照相法合当饿死。”亚夫心中不信，过了三年，亚夫之兄绦侯周胜之，有罪削爵，文帝果封亚夫为条侯，后来历官将相，皆如许负之言，此次被人告发，吏役来捕亚夫，亚夫便欲自杀，其夫人闻知，极力劝阻道：“此等小事，何至便死？”亚夫因此不得自尽，竟在狱中饿死，方知许负之言不谬。许负本河内老妇，即前看薄太后之相者，高祖因其相术甚精，封之为鸣雌亭侯，妇人封侯，也算古今少有。

当日梁王刘武，闻说周亚夫下狱身死，觉得平日怨恨，一朝发泄，心中十分畅快。待到景帝中六年冬十月，遂又入京朝见，窦太后见了梁王，自然欢喜，景帝不过表面周旋而已，梁王此时，早将谋嗣帝位之心，消归乌有，心中但望得与太后常常亲近，便已足意。

原来梁王生性颇孝，住在国中，每每思念太后，偶闻太后抱病，口不能食，夜不安寝，常欲留居长安，侍奉太后，以此太后愈加怜爱，至是梁王遂上书景帝，请在长安居住一时，景帝不许。原来汉时定例，诸侯王来朝天子，皆有一定礼节，初来入见，谓之小见，到了正旦朝贺，谓之法见，后三日，天子为王置酒，赐以金钱财物，又过二日，复入小见，便即辞去，大约前后入见四次，留在长安，不过二十日。只有梁王得宠太后，前此来朝，往往留到半年，如行归国。自从刺杀袁盎，失了景帝欢心，以后来朝，便按着定例